

LOVE

依家书院第二届原创大赛
月冠军获奖作品

第
四
种
爱
情



The fourth kind of love

第4种爱情

曾经的爱恋，深埋在心底，以为不再提及，日子也便一天天过去。
可惜，该开始的，该结束的，总要遇见，总要收场。

艾小白作品
iXiaobaIWORKS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第4种爱情

艾小白作品
ixiaobaiwork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4种爱情/艾小白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12 - 2565 - 8

I. ①第… II. ①艾…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9076 号

第4种爱情

著 者: 艾小白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高 迟 郭玫君

责任校对: 丁文明

封面设计: 深海之泪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50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cs@gmw.cn guomeiju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2565 - 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 | 四 | 种 | 爱 | 情 | 目 | 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 1

第一章 旧人旧事 / 3

第二章 谁是谁非 / 24

第三章 与虎谋皮 / 39

第四章 相行渐远 / 58

第五章 意外探访 / 87

第六章 离别苦 /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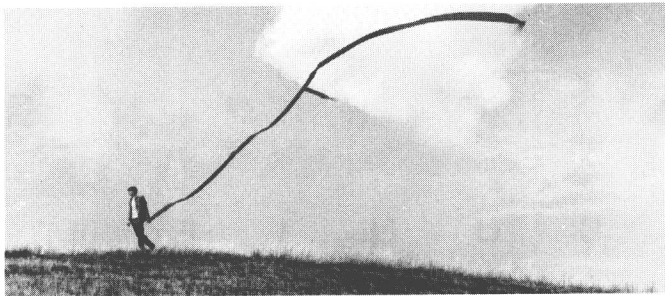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意外 / 106

第八章 谁是小人 / 124

第九章 赌约 / 138

第十章 相请不如偶遇 / 146

目 录
——
第 四 种 爱 情
S
T
E
N
T
O
C



- 第十一章 冰山一角 / 166
- 第十二章 因祸得福 / 187
- 第十三章 她的秘密 / 205
-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 / 219
- 第十五章 左右爱情 / 236
- 第十六章 岁月静好 / 257
- 番外 何家三夫十三问 / 261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你，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没有你，如果地球毁灭，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是我唯一想见的人。这个人会是谁，又是谁会陪你一起度过那一瞬的“执子之手”？那个永恒的天长地久，谁会绝望地想起你，你又会记起谁，为谁而遗憾？那个真正的天荒地老，谁才能守住谁的唯一？

2012 许你一个人，你是否愿意拥有与他共赴天堂的爱情；2012 许你一个愿，你是否祈祷早早遇到那个人，只为了说一声“我爱你”。若是你，你会许下怎样的心愿？

暗室中的女子丢下手中的晨报，嘴角含着一抹冷笑。比之九年前的千禧年之忧，人类倒是越来越煽情了。

心愿？她早已不是懵懂的女孩，愿望对她而言早已如同镜花水月般虚幻，而撕裂那些甜蜜的是无情的岁月。

迟疑在窗帘上的素手骤然拉开了那片灰蒙蒙的天空，如同那年紧紧地扼制着她咽喉的手，让人无法呼吸。九年前，二十岁的她有一位美丽高贵的母亲，一个温和帅气的男友，一份学校的保研通知书，还有一个个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三月，妈妈程静蓉被查出罹患癌症。

四月，男友佟安为了减轻她的经济压力提出结婚。

五月，佟安的母亲李月如女士邀请她喝茶，笑着请她解释何为门当户对。

第4种爱情 | 2

六月，佟安欲带她私奔，被拒，当晚佟安遭遇车祸。

七月，佟安醒来，忘了他的她。

八月，佟安结婚，娶的是青城传媒大亨的女儿宋柔。结婚当天，医生委婉地告知她，她的妈妈不需再采取医疗措施。

毁灭就像一把刀，一片片地凌迟着她的未来。那一刻她期待过地球的毁灭，也只有那样她才会忘记什么叫做伤心彻骨的痛。逃避不代表一切重来，希望一切死亡的期待永不会实现，她只能拖着残缺的身躯走向等待她的新生。

九月，妈妈带着她回到南锡，将她交给早已脱离关系的娘家。

十月，妈妈去世，程家有了认祖归宗的五小姐。

十一月，她听从外公的安排订婚了，对象是与程家门当户对的何家大公子何景。

十二月，她结婚了。

她新生了，南锡人羡慕的新生，也是她唾弃的新生。在她原本的未来里，她的丈夫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现在的也是，但丈夫温柔的对象却不是在法律上可以正大光明同床共枕的她。她曾经的向往中还有一个梦，一家三口伴着母亲幸福地走过樱花大道，春夏秋冬年年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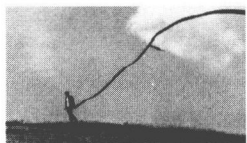
天空已慢慢发白，白昼即将代替昏暗的黎明。她的新生没有了夜晚，没有了那些甜蜜的梦。现在她身边的确有三个人，三个有着高贵血统的孩子，她的，也是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手指在窗户上轻轻地打圈儿，楼下的草木在玻璃上逐渐清晰起来。她眯起眼细细地打量着这个渐渐苏醒的城市，生活了两年依旧陌生，却始终无法剥夺热爱它的忠心。这里除了自我放逐之外还有一个词，一个一想到身体就抑制不住颤抖的词，它叫做“自由”。

“乌女士，您好。再次提醒，我们为您安排的专车将于半小时之后抵达，请您做好准备。祝您早安！”

眉头随着留言机渐渐紧锁，她猛地推开窗户，寒风肆意戏弄早已僵硬的身躯，唤醒已掩埋两年的曾经。薄纱随风摇曳奔往未知的方向，而她即将归去，赴那场人人羡慕的门当户对。

第一章 旧人旧事



1.

“李淮月，你真的要带着她远走高飞吗？”一个妆容精致的女子冷冽地问着略显疲惫的男人。

男人眉头紧锁一脸的不耐，倒是挂在臂弯的女子笑意盈盈地软言细语：“陈小姐前天不是还祝福我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吗？”

“李淮月，你当真……”贝齿咬破唇上完美的唇彩，露出一点儿猩红，纤长的睫毛在几番跳跃后毅然舞动起来。

“李淮月你浑蛋，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竟然抛弃老娘，你不得好死……”任谁也无法相信刚刚那个举止优雅、面容冷清的女子竟挥着指甲扑上男子的身躯，“你跟这个小狐狸走了，我该怎么办？”

男子很快从错愕中回神，扭曲着身子跟女子互相推搡，脸色因为越来越多的围观而越发深沉。

纠缠的男女、驻足的人群、交耳的窃语，在机场这个略显匆忙、无趣的地方，

第4种爱情 | 4

显得额外富有生机。空荡的VIP室内冷冷地响起一声冷笑，待乌青梅扭过头只来得及抓住一个孑然孤傲的背影，她想那个女子不是不曾爱过，便是被伤得太深，至少自己不会发出那样的冷笑，即便那个纠缠不休的女子看上去是有些讨厌，甚至有些……可怜。

收回望向是非热闹的眼神，原本那个笑得美丽的女子也已失去冷静，大声尖叫着企图分开厮打的两人，“陈安心你神经病啊，淮月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他根本就不爱你。”

“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贱人来说话。”女子忽然停下手沉着脸冷冷地说道，嘴角的笑在披头散发中显得诡异，她反手迅速给了女子一个响亮的耳光，那女子细白的脸上留下淡淡的殷红。“哼，你以为他就爱你吗？他能爱上我的钱，就能爱上你的美貌。”

“陈安心，你疯够了没有？”男子终于被激怒，将捂脸的女子拉到身边，小心翼翼地吹着每一道被划破的伤口。

乌青梅终于放下手中冷掉的咖啡，那个女子到底是爱错了人，爱情并不是想留就能留住的，不然那个被呵护的女子不会抛出那般得意的嘲笑。她伸手轻轻揉了揉眉心，心底慢慢明朗起来，难怪那年那个女子会那般忐忑不安，也许她也希望被自己修理一番然后去他那里声讨正义吧？

“你似乎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带着孩子们回来的朱朱好奇地看了眼轻笑的乌青梅。

“有吗？”她失笑，在朱朱再三确认下才道出心声，“只是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觉得自己或许是个好人。”

“你还真文艺。”朱朱不屑地白了她一眼，“孩子们别玩了，我们要登机了。”

乌青梅带着浅笑将孩子们的行李收拾好，抬眼望了一眼玻璃窗外，天空蓝得有些刺眼，只是不知白云是否安好？

若不是刚刚那一幕，也许她这辈子也不愿想起那个柔弱的女子。那天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晴天，她去见了自己一直知道却以为不会碰面的女人——白云，何家大少爷真正的爱人。比报上的照片纤细几分也漂亮几分，但眼角的紧张和忐忑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总是偷偷地瞄她，目光偶然相遇时又红着脸无措地低头喝水，一抬一低中，该是怎样的顾盼生姿？

那是怎样的璀璨迷离她不知道，她想何景该是迷恋如此风情的，不然不会深陷多年，甚至用婚姻来掩护那个人。只是面对这样的人，她还是忍不住想他的眼光到

底是差了些。慵懒地靠在布艺沙发上，她慢慢地喝着今年的新茶，“白小姐想把孩子生下来？”

她似乎没料到自己的直接，迷惘惊醒后迅速低下了眼睑。乌青梅为她的孩子气感到无奈，也因这孩子气想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她静静地，甚至面带微笑宽容了她有些无礼的沉默。她等到笑容僵硬了，白云才很没底气地挣扎了一句“阿景同意的”，又像怕她不相信，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就生吧。”乌青梅忽然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为那听起来可笑的理由，也为她苍白的自信，“有时间叫何先生带回住宅吃顿便饭。”

那时她是什么神情来着？啊，对了，跟刚刚那个女子一般，一脸的错愕，以至于未曾留意到自己的离开。在白云未见她之前，一定把她幻想成洪水猛兽了吧，就算不会泼妇骂街也该冷嘲热讽一番的吧？

“妈妈，你在笑什么呢？”小女儿何轩婷突然蹦到面前，歪着脑袋看着她。“不过我喜欢看妈妈笑。”

“那是因为我们就要回家了。”她牵起女儿的小手，将机票交给空乘小姐，“小乖不也笑了一天吗？”

“嗯，笑得脸都痛痛了。”小手揉了揉鼓起的面颊，何轩婷对回头抛白眼的何轩瀚吐了吐舌头，“小哥哥最讨厌了。”

“那是因为你白痴。”何轩瀚不屑地快步走进通道，留下气得跺脚的何轩婷。

“妈妈，你看小哥哥尽欺负我。”何轩婷噘着嘴再也不肯走路，小手臂几乎在同一时间对着她张开。

“你太溺爱小乖了。”跟上来的朱朱见此情景无奈地摇了摇头。

“会有人介意吗？”乌青梅抱起那个小小的身子，极其无辜地问了一句。

“呃。”朱朱低头看了看身边一本正经的儿子，微微一笑，“自然是有的。”

乌青梅待孩子们睡着，替他们盖上毛毯后从座椅上翻出一本杂志。她粗略地翻了翻，大多是南锡比较有名的公司，譬如最大的风和广告，譬如入住率最高的南锡酒店，譬如享誉全国的南锡大学，譬如南锡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何氏企业。

微微勾起了唇角，若不是扫到“何景”二字，她估计自己会忽视掉这则报道。照片上的男子有一双琉璃色的眼睛，带着浅浅的微笑凝视着前方。

印象中他是不戴眼镜的，故作深沉掩盖不住本身的温润。何景啊何景，不过短短两年时间，你已褪去所有的稚嫩，仅一张照片便能透露出你的高深莫测以及贵气逼人，难怪杂志上说你年轻有为、深藏不露。

第4种爱情 | 6

手指慢慢抚上那张棱角分明却异常陌生的脸，她还真不是一个尽职的妻子，似乎这些年她从不曾记得这个与她结婚九年有三个孩子的他。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在乎的从来都不是他，更不是她。

外界所知道的何太太，对程家来说，是失散多年的五小姐；对何家来说，是进退得宜的长媳；对锡大来说，是最受欢迎的教授；对何景来说，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安慰何家二老的幌子，一个为他爱的女人设立的保护伞。她现在还有些好奇，当初究竟是自己轻看了他，还是他轻看了自己，那样陌生的两个人，怎能仅一面之缘便轻易许下了一生的婚约？

“从决定回南锡你就变得很奇怪。”朱朱随意地翻着手中的杂志，言语中流露出一丝担忧，“也许我该劝你留在这里的，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再不好能比得过眼下吗？”她微微闭上眼，眼里却浮现出第一次见何景的情景。

那是母亲下葬后的第二个月，外婆带着怜惜又有些欣慰的眼神拍了拍她的手，说，你外公帮你物色了一个极好的人，虽然比你大了三岁，却是配得上你的，这样你母亲泉下有知也不会担心你过得跟她一般清苦。

她是在咖啡店见的他，那时他还是个温和有礼的男子，虽然他正极其认真地研究手中的报表，还是在抬头的一瞬间给了她一个羞涩中带着僵硬的微笑。也就是那么一眼，她便知道他不是她的良人，所以没有打扰他的工作，静静地喝完咖啡之后留下便条便终结了外婆口中的朗朗俊少。

推开玻璃门时，突如其来的冷风叫她瑟瑟发抖，而空中漂浮的细雨让她微微蹙起了眉头。正懊恼脚上精致的皮鞋怕是不能在雨中散步时，一把黑伞笼罩在她的头顶。

他没对她的错愕做出反应，而是比刚刚严肃了好多。

“乌小姐，最近工程太多，我们的婚期定在元旦如何？”

那时她是有些生气的，她跟他怎么也没熟悉到“我们”这个程度，然而更大的怒意来源于他的自信，他究竟从哪里来的信心满满将她的未来看得如此轻易，“我，并不觉得我们合适。”

“如果你想要爱情，我肯定不适合。”他将伞塞进她的手里，温温的手让冰冷的她微微一怔。他勾起一个微笑，这回她看到了他的真诚，因为酒窝轻轻浮现，“但我知道，你并不需要。”

她想自己当时一定是被瞬间的温暖以及那有些可爱的酒窝迷昏了脑袋，忘记了那样的笑并不一定是出自真心，还有可能是对她选择的确信。可若是重新选择一次，她还会奋不顾身地跳入这段婚姻里吗？不是贪图豪门的荣华，也不是贪图他的秀色可餐，她只是需要一个平静的生活，没有波澜一成不变的生活。

爱情她早已不需要。她的爱情全部给了那个叫做佟安的男子，那个为了她不惜与家人决裂的男人，那个因为车祸而忘记了自己的男人，那个被自己丢弃的男人。

那个时候那种处境，她只能那么卑微地爱着他，因为爱，所以给不了他任何承诺；因为爱，所以放弃了所有，包括他。她想，即便他忘记了自己，只要他幸福，爱着他的她，自己远远地看着就可以了。曾经抛弃他的她，应该是没有资格再去爱别人了吧？而从这个男人转身抽离她的世界时，她知道这辈子再也没有力量去爱别人了。

千疮百孔的她不想再次变得狼狈不堪，思量片刻，在他坦荡的眼眸中印出自己微微上扬的唇角，“我不希望有阿猫阿狗来骚扰我的生活。”

“好。”他温热的手与她冰冷的手轻轻相握，定下她以为一世安好的承诺。

“乌青梅，你少给我装深沉。”朱朱的诧异唤醒她的游离，“连小乖都知道这两年是你最快乐的日子，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只是……”回神时手中的杂志滑落，露出一向被她遮掩的锐利双眼。没来由地，心底浮现出一抹不安，她努力扯出一抹干涩的笑，“近乡情怯罢了。”

“你担心他？”朱朱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杂志上他的照片，脸上露出一抹释然，随即又苦恼地皱了皱眉，“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你为何要回来。”

“孩子们需要爸爸。”她将杂志合上，细细地扫了一眼睡得安详的孩子们。

“虽然我们认识多年，但是我依旧看不透你。”朱朱见她如此逃避问题，索性也闭眼不愿看她固执的样子。她怎么可能因为这个理由回来，若是如此，两年前便不会决然地带着孩子们离开。“没有了软肋的他，早已不是当初的他。”

“嗯？”乌青梅依旧仔细地孩子们的脸，似乎儿子们长得更像他，微蹙起眉，伸手欲拿过杂志比对一番。

朱朱知道她心不在焉，微叹了口气，“不管你为何回来，你一定要小心你的丈夫，我不想让你再受伤。”

悬在空中的手顿了顿，最终收了回来，她怎么能忘了呢，那个人直到现在还是她的丈夫呢，所以，看了眼机身下的白云，他们也算久别重逢了，或许来些惊喜才

算应景吧。

2.

乌青梅从梦中惊醒，喘了口气，她果然是近乡情怯，竟然梦到了那年的离开。

那日见过白云之后，她去了母亲的墓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柏树，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白云，何景大学的学妹，他给她买了房子、车子，还为她开了一家服装店。报纸上一边说她是棒打鸳鸯，一边吹捧何大少情比金坚，最后结尾总是说白云是如何的好运，虽然没有嫁进豪门，到底是乌鸦变凤凰，被何大少一捧多年。

她笑着拢了拢吹散的发丝，想起了佟安的母亲，那个女人很优雅地告诉自己什么叫门当户对。可就算对了门入了户，又有多少能像佟安那样过得幸福的呢？至少她乌青梅不是。她接起电话才慢慢地缓和了脸上的神情，是她的小女儿何轩婷。“嗯，小乖，妈妈一会儿就回家。”

回家。是的，家，她和孩子们的家，那里对何景而言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甚至心底里几番希望不存在的地方，当然那里其实也是不需要他的，只是世人不知道罢了。

抬眼看了看天，白云的出现叫她想到了一个诡异的词语，一个不适合用在他们身上的词，七年之痒。既然她的先生并不喜欢现在的处境，她不介意帮他做出选择，所以她第一次约了何景。

“不知何太太约我回家是为了什么事情？”沙哑的声音从电脑后面传来，有些疲惫更有些不耐。

“我不会帮你抚养孩子。”她直奔主题，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什么意思？”何景一直很满意乌青梅这七年来的表现，虽然两人碰面少并且无话可说。他靠着座椅皱了皱眉头，现在她将三个孩子都照顾得很好，不明白她忽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知哪里的阿猫阿狗说怀了你的孩子。”她定定地看着他，他的女人，所有南锡人都知道，从来只有白云一个。“何先生，我说过我的底线只有两条，你今天是一下子给足了我面子。”

“阿猫阿狗？”他脑子飞快地转起来，揣测她如此反常的原因，“她有名有姓。”

“她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眼里，是阿猫还是阿狗没什么区别。”她忽然有些恼怒，明明在讨论他与自己的未来，眼下为何非要执著在不相干的人名上？

“你想怎样？”他黑着脸打量靠着沙发的女人。先不管白云那边是怎么回事，又怎么会不听话地去找她。可如果是真的，他忽然很有兴趣想知道，他这个一贯冷清的太太是怎样处理这件事的，毕竟孩子们被她教得连爸爸都不认了。

“小乖是你要生的。”她无视他眼底流转的讥讽。当初公婆说要是有个孙女就儿女双全了，她同意了，条件是他的孩子只能由她乌青梅所出。“对于你的承诺，我选择了相信。”

“我是不是该庆幸你如此相信我？”承诺这个东西，他不见得必须执行。他压抑着心底慢慢涌起的兴奋，那个白云的孩子才是他的孩子，他跟他爱着的女人生的孩子，“程老将军一定没有告诉过你，兵不厌诈。啊，我想起来了，你在程老将军身边也不过半年的时间，哪能明白这么多呢？”

“既然这是你的意思，那我明白了。”她似乎早已料到他的反应，所以没有一丝惊讶，带着叫何景有些厌烦的淡笑起身，“打扰了。”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他阴沉着脸仔细打量自己的妻子。她现在的样子就如他第一次见她的情景，对于自己的忽视没有任何的怨言或者不满。那日她出门的时候，他观察到她仰望天空时闪过的一丝恼意，毫不怀疑地认定她气的不是天气而是自己的态度。

对于这门婚事父母一意孤行，他反对未果只能同意，条件是母亲不要去打扰白云。这几年他很少回家，孩子们跟自己也不亲近，就像她跟自己一样陌生。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何太太。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旗袍，一成不变的笑。她就像一个没有情趣的娃娃，叫他想不到其他属于她的特征。

“我会去跟爸爸说。”她站在书桌前三厘米的地方，修长的双手交叉在身前。

“什么？”他不自觉地起身。他觉得她在预谋什么，而他的直觉向来不会错。

“既然阿猫阿狗都能出现在我面前，证明这个地方不再需要我。”她并不惊慌，这一天早已经料到。她不是没想过就这样过一辈子，反正她乌青梅与何景并无爱情，他们的婚姻不过是一场交易。她有她的生活，他有他爱的人，只是在见过白云之后她忽然觉得疲惫，那么假的日子，她竟然过了七年。“既然你有了更适合的人为你生孩子，那么我生的孩子不过是个配角。”

“所以？”二十八岁的他，经历过商场的尔虞我诈，竟然在乌青梅淡淡的语气中紧紧地握起了拳头。他知道自己生气了，为这犀利的措辞，可悲的是，她说的全

是他心底的意思。

“离婚吧。”她轻轻地丢下三个字，转身离开。“没有谁能永远替代谁，而配角总该让路的。”

“你说的是我，还是你自己？”几个快步将她困在门板上，他不明白就那么一个见面，她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这些年她从未有任何不满，怎么会突然有这种决定？

乌青梅一只手停留在门把上，金属凉凉的触觉从指尖传到心底。何景啊何景，你总是觉得看透了一切，可你真的看透了吗？她伸出另一只手推了推他困住自己身子的手，语气一如往常的平稳，“你不该生气的。”

“你看出我生气了？”他冷冷的气息扑在她的脸上。既然明知他会生气，她还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对，她是故意的。也不对，这才是她真正的意图吧，迫不及待地离开自己，离开这个连他都觉得是牢笼的地方。他岂能容她放肆，这个局，他从来就没想过要放她出去。“你觉得可行吗？”

“你觉得呢？”她还是笑，因为推不开他的手只能选择放弃。她侧着身子，倚门而立。“何先生，你对我了解得太少了。”

“是吗？”他伸手抓住她的下巴，她那个笑容叫他觉得厌烦、碍眼。“你以为程家会同意你离婚吗？”

“犯错的是你，不是我。”即便下巴被他捏得生痛，乌青梅却还是吐字清晰，毫无畏惧。

“怎么？这些年不管不问，忽然紧张我了吗？”他的手上更是加了几分力，“整个南锡谁不知道你才是我跟白云之间的阻碍。就算你离开了，人家只会恭贺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谁会同情你这个第三者？”

“所以我给你们让位了啊。”她叹了一口气，神色清明地看着他幽深的黑眸。他跟她，总有一天会散的。

“我不同意。”他一字一顿地冷哼。

何景冷笑着看着关上的门，好你个乌青梅，她怎么说的，她究竟怎么说的来着？她说她来是告诉他这样一个结果而不是来征询他的意见。她究竟凭什么如此胜券在握？她以为离婚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吗？她以为真的那么容易吗？就算这段婚姻她不甘心也是她同意了，怎么七年之后才知道反悔，丢下他提心吊胆地唱着独角戏？不，他决不允许她破坏他和白云安定的生活。

他很不爽地一脚踢翻门口的花瓶，叫楼梯上的乌青梅微微一怔。很明显楼下的

每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怔住了，神色紧张地看着她。何景鸢忙拉着她坐下来，“嫂子，你们吵架了？”

“嫂子才不可能跟哥哥吵呢。”何景骏白了一眼何景鸢，哥哥那点儿破事他是知道的，嫂子一开始就知情，要想吵几年前就吵了，何必等到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

“是啊，是不是因为孩子们跟他不亲啊？”何母也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虽然何景很少回来，但回来时至少也是客客气气的，鲜有这样的动静。“这也不能怪我们，谁叫他一直在外面鬼混。前些日子，轩文、轩翰回家很不高兴，我一问竟然有同学拉着他们问何景是不是从来不回家。”

“妈，不是这个问题。”乌青梅打断何母的唉声叹气，这是她准备离婚的主要原因。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何景的不归家已经让兄弟俩心底产生了怨恨，小乖则在哥哥们的影响下彻底地忽视何景，这些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她怀孕了。”

“什么？”何母从沙发上跳起来，难掩怒气，“何景究竟想干什么？”

“她找你了？”何父心一沉，当初说好的，若是她带着孩子出现在她面前，他同意他们离婚，他只是没有想到当初宽慰她的话竟然即将变为现实。

乌青梅点头。南锡就这么大，好事的记者那么多，今天的见面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何景骏，去把你大哥喊下来。”何父火从心生，重重地拍着桌子，把众人都吓了一跳。

“青梅啊，你看这事有没有回转的余地啊？”何母深知这都是儿子的错，抓住她有些凉的手，“那个女人找你肯定是瞒着何景的。要是何景知道，她肯定不会出现在你面前的。”

“切，那还不是哥给惯的。”何景鸢冷哼，她就看不惯那个叫白云的女人，长了一张故作可怜的小三脸，全身上下一无是处。“现在都敢找嫂子挑衅了，不是摆明要进咱家的门吗？藏了这么多年终于忍不住了吧，还不是想母凭子贵吗？我呸，就她那样的，指不定孩子是谁的呢？”

“不许你污蔑她。”怒吼声从楼梯口传来，何景阴沉的眼神扫过何景鸢，最后狠狠地瞪上乌青梅。他果真是小看了她。

“你给我住口！”何父一声厉吼，指着何景的鼻子破口大骂，“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答应青梅的，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何景，你究竟想怎么样？你整年耗在那个女人那里，妈问过一句吗？你给那个女人买房买车开公司，妈说过一句了吗？”

何母沉着脸，若不是跟何景约法三章，她早就收拾了那个小妖精。本以为这几年相安无事，只要青梅没意见，她这个做妈的也不好插手，可眼前这叫什么事，“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那个女人没有私心吗？不是不稀罕嫁入我们何家吗？那她现在做的又是什么？”

“你们为何把白云想得那么不堪？她不过是想要个孩子。”她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二十出头的姑娘变成了快三十的女人。即便他待她再好，他也时常看见她一个人半夜发呆，或者在他耳边轻语，问是否可以生个孩子。每次他都觉得心痛，为自己的自私而恼恨，可他不能给她承诺，因为他不敢，怕的就是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哼。”何景骏很是不屑地白了一眼何景，“你又不是她，你怎么知道她想干什么？就算她现在只是想要个孩子，那以后呢？你之前还不是口口声声说她不喜欢孩子，不要孩子的吗？这才几年又改口想要个孩子了？现在孩子还没生就嚣张到嫂子头上来了，那生下来之后呢？这摆明了是要告诉嫂子，你丈夫不止给了我爱情还给了我孩子，你识相就别挡着我的路。”

“你从哪儿学来的刻薄啊？”何景鸢有些好奇地拍着他的肩，“不过，我喜欢。”

“何景，我告诉你，”何父清了清嗓子，“医院我来安排，孩子你处理掉，我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何景，我也告诉你，”何母脸色一沉，隐隐透出一股威严，“规则是你自己定的，如今也是你坏了这规矩，你别怪妈手狠。”

“这婚不能离。”何景鸢一把拽住半天没有说话的乌青梅，挑衅地瞪着何景，“凭什么让那个女人嚣张？既然打定主意做小三就不该有奢望，还真以为乌鸦能变得凤凰？”

“究竟谁才是第三者你们比我更清楚。”何景恨眼前这群必须称之为家人的人。白云有什么不好，不就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吗？他们怎么能如此欺负一个善良的女子？当年为了逼他结婚竟然找人绑架白云。试问天底下哪有这样对待子女的父母？他不过是真心真意爱着一个人，这有错吗？“这就是你希望的结果？”

“不是。”她要的结果刚刚已经转告过他，看公婆这架势事情怕不会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儿子来说，你鲜少回家尽孝，这不合格；作为一个丈夫而言，你鲜少露面，这不合格；作为一个父亲而言，连孩子都对你的私生活感到羞愧，这更加不合